

语词笔记

灯下书

嗅一嗅旧时光的芬芳

| 顾嘉琛 文 |

因为从来不曾长久离开出生地,总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。于是在有限的阅读里,我会特别喜欢读到本土作家的文字,看到自己熟悉的景物在他人笔下呈现出生机与活力,想象一种并不遥远的守望,很容易有“同呼吸共命运”的感触。

阅读阮夕清的作品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对于乡愁的执念。写作或阅读,见仁见智,归根到底都是一种“个人的体验”,时有“独乐乐”般的窃喜,又有想“为外人道”的分享之乐。

第一次读到阮夕清的小说《阴天傍晚的光线》还是在1999年,惊叹和惊羨之余,我以为自己与作者之间的距离,大约只是一条南长街和一脉古运河;如今岁月奔腾而下,转过了无数道弯之后,才明了原来我们之间还相隔着人山人海。对于江南弄堂的无边风景来说,我永远只是一个好奇心十足的观摩者,而在他那里,那些迷宫一般的里弄、奇妙的社会生态,那些被细致描摹的群像、性格迥异的众生,已然成为生命中无法被改编的基调。

在时间里,年纪增长,年华沧桑,我们与记忆的距离,却反而越来越近,人过中年之后,这奇异的理论就被不断地验证着。

阮夕清的笔头,总是被旧时光的气息浸润,往昔芳华、旧日芬芳,仿佛唯有逝去的,才是值得珍藏的。磨砺往往促进成长,在过去一年里,对于他的创作而言,似有点重返“黄金时代”的意味。那些陈年旧迹从来没有被淡忘,它们被细致地收拢在一起,如同归入一门古法的酿造技艺,让文字的珍酿在出窖后愈加显示出特别的风味。

“不刻意”已是他在写作中出神入化的技法。有些人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白描的写实手法,在他却仿佛只需要打开回忆的阀门就水到渠成。他习惯与微尘为邻,带我们从风光无限的景观道上拐入一条幽深的“备弄”,浮华背后的真实场景纤毫毕现。倘若他是一个画者,则笔尖一定比针尖还细,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妙细节,每落一笔都不含糊。

“孩子气”是阮夕清有别于其他小说家的重要特质,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又可以叫做“少年感”。作为极有个性的小说家,其文字却鲜有冷酷与刻薄之风,反而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柔情,这大约与他专注多年写作教育,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有关。这种对童真的敏感在《草木鸟兽之名》(《花城》2020年第3期)中发挥到了极致。

我很喜欢他在这篇作品开头设置了一个“飞天”的意象:一个人带着一篮子零食腾空而起,飞向遥远天际……通过主人公这种情不自禁地夸大与想象,让我们瞬间回到孩童时期的经验里。就在这“熟悉的陌生”之中,若千种“已知”和“未知”纠结着,回忆被唤醒,沉醉其间,不知归路。那“无以名状”的不仅是“草木鸟兽”,更有我们各自的生活。感怀之余,让人忍不住惦念起这个叫做赵爱国的孩子,也会试着像他一样,去用心记住每一棵树、每一种花的温暖的名字。

《黄昏马戏团》(《上海文学》

2020年第6期)着力呈现的是一场众人围观下的荒诞闹剧,以一出奇异且不入流的马戏表演,穿插起似曾相识的旧日影像。“小丑”的角色设置,会让人想起同名的奥斯卡获奖电影,在狰狞的表情之下,眼角总有藏起的泪花,浓重油彩掩盖漫无边际的无助与苍凉。

路过江南小城的“小丑”,本是一个底层讨生活者,和那些一无所有的寻常流浪汉不同,他是有“团队”的,“三只猴子、两条狗、一只羊、三只鹅和一匹马”,一车动物组成了最简易的“马戏团”,吸引了身处无聊与无趣中的小城居民。提前内退的中年人、吊儿郎当的无业青年、心生好奇的少年,这些游离在主流之外的人,不自觉地走向了得寸进尺、剑拔弩张,攻与守的僵持,最后竟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偷偷剪断猴绳的孩子打破了,一场无事生非的闹剧尘埃落定,让读者和作为亲历者的少年“田鸡”一起,更见惆怅了。

《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》(《雨花》2021年第1期)则以诗人柏桦的诗句为题,郑重地致敬着过去的光辉岁月。

早餐铺里一则说者无心、听者有意的传闻,成了盘桓在“小李”心头的大事。因为“美萍”是他认识的姑娘,他一心想要把“美萍”从流言的漩涡中心解救出来,是多管闲事也好,是无缘由的热心也罢,又或者是一点点英雄救美的心思在作怪,“小李”一刻不停地行动了。

“寻找美萍”的过程颇费周折,最后借助本应该作为“幻象”最佳道具的镜子,“小李”无意间却找到了真实的自己,那个大家都以为是初中生的“小李”,竟然已是人到中年的“老李”。受到“惊吓”的不仅是一路追随的读者,更是镜中人自己。高速度的前行总掀起尘烟滚滚,回忆已无比奢侈,在最近几个作品中,阮夕清仍旧把我们带到他熟悉的生活场景中,继续尽一份“地主之谊”:古运河边、已成为城市“非遗”的大街区,不为人知的学校、工厂、街角、弄堂……人与时间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角逐。

每个人对于时间的感受迥异,日历翻篇,时光流转,去而不返的日子,有人只觉“陈旧”,有人却看到“镀金”般闪闪发光的流金岁月。

对生活投入其心者,生活同样也会有所回馈。“赵爱国”、“田鸡”、“小李”们,这些大时代中的小人物,无论经历或见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人与事,他们在本质上无不是“处江湖之远”的理想主义者,因其“理想”,而显得与现实有所隔阂,也能够成为作品中怀旧的代表,自如地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。而作为叙述者的阮夕清,在对旧时光的值守与吟咏中,更拥有了阅尽千帆过后的审慎与从容。

多变是这个时代的特质之一,城市“焕颜”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,我们只能继续在影像和文字的回忆录中追忆似水年华,于是想要再借一句诗意:

记住吧,老朋友,再平淡的日子里,也请你经常深呼吸,嗅一嗅来自旧时光的芬芳,就像那猛虎细嗅蔷薇。

优游暂居心境明

| 陈建琪 文 |

闹市中的隐士。

李晓君为了读书的女儿就近上学,暂租在一个叫贤士花园的小区。贤士小区老旧而又嘈杂,芸芸众生、市民百态,以及小区悖谬的故事,在他笔下生动再现。城市生活风情,一个个的鲜活场景,看似独立,在李晓君的暂居生活中又是连贯的,他好像是位山水画大师,把各种市民的生活景象,描绘在他的册页里,当我们把册页全部展开时,一幅巨大的城市清明上河图就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生活中的李晓君,爱好足球、书法、阅读。爱好足球,他觉得足球升华了他对生活的热爱,并由此可以放松精神。他喜欢书法,钟情于王羲之、米芾、苏轼,甚至是黄庭坚,对书法的喜爱维系着他的热情。在这些爱好中,李晓君还是更热爱阅读与写作,也是作家的李晓君夫人王芸,有一次问李晓君,你人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?他毫不思索地说:“当一个书生。”每天可以阅读、写作。他发现自己对写作就如同一个瘾君子对鸦片的态度一样,没有哪一种方式,比写作更能让他有一种获得感、满足感,只有在写作中,他觉得才能洞开自己,并获得一个真实的自我。

据王芸透露,李晓君的《暂居漫记》书名,最初不叫暂居漫记,李晓君取了近十个书名都不满意,最后才选择了暂居漫记。这暂居与贾平凹的小说《暂坐》,取得真是非常之巧合,大千世界,人生不都是匆匆过客?不都是来到世上的暂居者、暂居客?百年春光一掷梭,花前酌酒唱高歌。枝上花开有几回?一个暂字,多了一份禅心的寄寓,有了一些诗意的境界。诗禅互参,而不落言。可以从中悟禅,可以从中悟境。优游静坐书斋中,闲寂暂居心境明。从李晓君的《暂居漫记》中,我们享受到了深远的理性精神,体会到了无羁无绊的自由心灵。

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无锡分行 邀请客户边做月饼边学知识

中秋节来临之际,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回馈广大客户的支持与厚爱,9月18日,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无锡分行举办了一场热闹非凡的客户活动。活动邀请了共20余名客户到场参加,共同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。

当天下午,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制作冰皮月饼的材料和模具,按四人一组摆放整齐,同时提供手套、围裙、塑封包装等工具,方便客户制作时使用。活动中大家热情参与,在专业师傅的指导下,一步步完成了月饼制作,搓圆、包馅、压膜、装盒,现场一片欢声笑语,活动室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“大厨房”。不少客户表示吃月饼这么多年,自己动手做倒是第一次,感觉非常新奇有趣,大家还可以将自己亲手制作的

月饼带回家与家人分享。

活动过程中,为响应“金融知识普及月”活动号召,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,工作人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堂金融知识普及课,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存款保险基本内容和反诈防骗小技巧等。活动最后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,现场互动热烈,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。

本次活动不仅让客户们体验了一把手工制作月饼的乐趣,也进一步增进了银行与客户间的交流互动。未来,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无锡分行将继续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、更全面、更专业、更贴心的金融服务,同时通过更多样更丰富的形式做好金融知识普及宣传,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万户。(张晓瑜)